

鬆餅記事

醫技系四年級 陳奕欣同學

碧綠色披肩隨著輕快的腳步擺動著，襯映著蓬勃的氣象；莊嚴的黑色學士袍，被感慨激昂的情緒渲染，塗上一層意氣風發的色彩。「喀擦！」我們面掛微笑，手拿畢業證書筒，將巍峨的圖書館、整齊劃一的椰林大道，以及這片晴空萬里的蒼穹，一併收納到屬於我們的青春歲月。

說到台大校園美食，小木屋鬆餅想必名列前茅。外酥內軟的溫熱餅皮，搭配香甜可口的鮮奶油，咬下去鬆鬆脆脆，唇齒留香，光想像就令人垂涎三尺。大一的課程，多在公館校區度過，鬆餅的香氣就這樣填滿我的生活。不論是作為午餐、課間的下午茶，或是早八前的療育餐點，多一份儀式感總讓人心情美好。在私立學校待習慣了，突然轉換到風氣自由開放的生活環境，讓我失去和人打交道的能力，不知所措。下課時，看著成群結隊的同學，約吃飯喝酒或出去玩，而在一旁獨自吃著熱騰騰鬆餅午餐的我，似乎有點突兀。愛跑跳的松鼠和醉月湖畔的禽鳥，是最常和我面對面的事物；也首次發現，原來麻雀和鴿子可以如此懶散又圓滾，很是迷人。

多數時候我都窩在圖書館念書，或是回家休息，雖說是形單影隻，但並不覺得孤單。當時對於選課充滿熱忱，心想著要比高中時學得更多更廣

，所以上了不少通識課程，加入系上老師的實驗室學習，還硬著頭皮選修極度不擅長的「經濟學原理」。我把大半時間都投注在課程，或是通勤時找到的少女漫畫上。在這期間，我決定選擇加入合唱團，只因為「國小有唱過覺得還可以」。連一場合唱表演或一支影片都沒接觸過，就在某一天吃完活大自助餐時，走到一旁的試音場所唱唱看，結果這一唱就唱了三年。

或許是有點怕生，也不想被當成「愛尬聊的怪人」，入團後待人小心翼翼，低調地過了一陣子。直到加入活動部門，我的表演才能和外向的那面慢慢地被發掘，逐漸成為學長姐口中的「很有趣很有潛力」、「鬼點子多執行能力也很好」的社團新人。籌辦的活動從校內橫跨到外縣市，美食口袋名單除了學校附近的小吃、餐廳，也拓展到幾間小酒吧。每一次的聚餐，都可以認識形形色色人們，也陸續認識親密好友。一週至少有三天晚上會在社團中渡過，社辦也成為了課間歇息好去處。除了吃喝玩樂，為了能貢獻出好聲音，我花不少時間練習聲樂。每周三晚上，是一對一的學姊指導時間，常會練習到喉嚨嘶啞，卻仍發不出圓潤的高音。到現在還記得，晚上十點鐘，我會趕在關門前買一個 mister donut 巧克力波堤，垂頭喪氣的踏上返家夜路，在路燈下吃著甜甜圈的人影，顯得非常嬌小。

轉眼間到了大二，這一年是我熬夜和體力的巔峰。除了令人頭痛的必修科目（光是生理學、生物化學、解剖學就讓人讀得眼花撩亂了），我申請了「傳染病學學分學程」，想跳脫實驗室的框架，看看疾病和人類生活的關係。在公共衛生的學門中，「病媒防治」是重要的一環。印象最深刻的，是一門講授鼠類防治的課程。老師先介紹不同鼠種的特徵，包括耳朵

大小、尾巴和身體的比例、毛色差異、防治方法以及「捕捉方式」。期中作業要觀察生活環境中的老鼠蹤跡，如果成功捕獲老鼠即可加分。因此，我到家附近的暗巷搜索並且佈籠，竟在隔天清晨捕獲一隻幼鼠！說來狼狽，為了要趁早對籠子與小鼠進行消毒，我披頭散髮的套上外套，穿拖鞋和睡褲在大街上奔馳到雜貨店，購買必需用品。經過大費周章的處理，最後成功帶著小鼠抵達公衛學院，一大清早就留了個滿頭大汗，之後坐在附近的全家吃早餐喘口氣。除此之外，老師帶著我們到桃園的田野捕捉野鼠，現場採集與紀錄樣本，也是個很新鮮的經驗。這些實作的活動，讓我明白教科書上的東西終歸只是白紙黑字，活用後才能成為彩色立體的記憶。

獨自去公衛學院修課，身邊也沒有認識的同學，我開始習慣一個人吃飯、讀書、寫作業。當時接了社團幹部，時間很有限，所以常挑燈夜戰，讀過的共筆和文獻資料不可勝數。家裡附近的車聲在凌晨三點會達到最小值；五點時鴿子們起床工作；房間會被六點的陽光照得溫暖明亮。在緊湊的時程下，我拓展本科系之外的世界，眼光更加廣闊。大二的生活，好像才是我大學生涯的開端一般，學習的東西不再侷限。然而，過分努力會招致生理的反撲。經歷連續幾天熬夜，與高壓的歌唱練習、上台公演後，我在社團出遊的第一天，就發了高燒。當時人在玉里，路上連台計程車或uber都叫不到。只好叫了救護車，一路顛簸到北榮玉里的急診室。幸好檢查結果只是肝指數稍微高一點，不構成大礙。吃個退燒藥，早早睡下，隔天生龍活虎繼續帶活動。自此，我的人生哲學變成「睡覺永遠擺在正事前面」。

大三時，我接下了社團副團長一職。要用一個詞形容那一整年，大概是「瘋狂」吧。幾乎所有平日晚上，在社辦、琴房、開會中度過，歌唱技巧和行政能力都得到提升。考試週用不到1天的時間狂背隔天的科目，能記多少算多少，幸好沒有因此不及格。此外，身為領導者，身上肩負的人情壓力很大，甚至有時會逃避社交。我也從一個看似平凡的大學社團，窺探出社會縮影。遇事甩鍋、老師的情緒勒索、獨斷思想等等，這些待人處事的禁忌，已經司空見慣。這些似乎不是一個學生社團該有的狀況，讓我的情緒常常像在走鋼索。這裡仍保有對音樂的熱情，以及許多溫暖的人事，不斷支持我繼續往前走。看著學弟妹們逐漸融入彼此，還有團員們相互扶持、進步的模樣，會覺得一切努力或許都值得了。

今年七月時，社團到外縣市演出。我第一次以副團長的身分舉辦大規模活動，包辦了百名團員的生活起居，及三天的玩樂行程。先不論旅程前是如何奔波籌備，我在整段旅途中都戰戰兢兢，深怕一個差錯會讓大家玩得不盡興。在演出前一晚，我嚴重的失眠了。雖然身體疲憊的躺在床上，腦袋卻很清醒，心臟快速跳動，腸胃咕嚕咕嚕地叫。在這樣的勞累狀態下，隔天還是得在舞台上彩排、表演一整天，忙到半夜一點多，終於在頭昏腦脹的狀態下沉沉睡去。幸好沒有再次發高燒，之後的行程也還算順利。身心疲憊回到台北後，幾乎睡了半天才離開床。七月底，我的副團長任務宣告結束，緊接著是大四實習，一點喘息空間都沒有。

至少之後多數時間，只屬於我自己。

待在醫院實習迄今已過四個月，過得充實又漫長。生活中突然只剩下課業，讓人措手不及。以前只顧著應付社團跟考試，現在眼前剩一片茫然，不知道未來該做些甚麼。一成不變、缺少目標的生活，使人麻木。加上其他因素影響，讓我一天比一天沉默，感受不到快樂，彷彿不久前八面玲瓏的人不是自己。

在友人的扶持下，我一片片拾起信心，開始勇敢正視生命中遇到的難題。生活是一場長期的奮鬥，挑戰總是出奇不意的出現，解決方法更是百百種。回想起過去三年的日子，遇到的任何叉路，都有它存在的意義；每一次的挫折和崩潰，都使我更加的強大勇敢，察覺內心的聲音。過去的我太多時間，活在他人的眼光和期待下了。「我現在做的事情正確嗎？」知道自己不要的東西，卻找不到想要的；覺得明天太遠，今天又太短。不管經歷了多少事情，最後還是要回歸到自己，把這些長期被欺負的情緒，擺在桌上審視一番。就算是渾渾噩噩，也是活著，但我想捍衛跟追求的是甚麼？

現在的我和大一、高中、國中、國小的我有差別嗎？我想最大的差別，就是覺得「珍惜當下」這件事情，離我好遙遠；與此同時，我能意識到悲傷，用輕鬆的語調寫下自己的故事。曾經我只看的到眼下的事情，現在會拼命的抬頭、遠眺，好像要把天邊都看破一般。

高三時，我曾和一起錄取台大的朋友，雀躍地騎著腳踏車，把校園都逛了個遍。還因為很快就騎完，而感到小小的失落。而大一常在校園裡迷路，開著網路地圖才有辦法找到教室。如今，我從校門口一步步沿著椰林

大道行走，想把每一塊磁磚都納入眼裡，不想錯過任何點點滴滴。我無從得知未來的生活會如何，只感受到交雜的情緒，如湧泉不斷流出。但我知道，生活不再是只有小木屋鬆餅。